

祖
国
的

狙
击
手

这世界，只有打不准的枪，
没有杀不死的人。攻或守，生死一枪！



两个顶尖狙击手的对决，

裹挟一个森林猎人的复仇之火！

火树★著

团结出版社

祖国的 拳头

火树★著

團結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祖国的狙击手 / 火树著.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2. 9

ISBN 978 - 7 - 5126 - 0852 - 8

I. ①祖… II. ①火…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65786 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网 址: 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6

字 数: 341 千字

印 张: 19

版 次: 2012 年 11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1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26 - 0852 - 8/I. 695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属, 盗版必究)



目 录

第 一 章	复仇的开端	1
第 二 章	初探狼窝	7
第 三 章	虎口拔牙	14
第 四 章	鬼子的阴谋	20
第 五 章	山林逃亡	31
第 六 章	第三支队	42
第 七 章	江湖“三岗”	47
第 八 章	再遭遇险	58
第 九 章	狙击手——岗田板次郎	66
第 十 章	一地鸡毛	75
第十一章	狙击手——彭明杰	80
第十二章	秘密潜入	84
第十三章	大闹敌营	96
第十四章	舍身取义	100
第十五章	森林之子	109
第十六章	狙杀恒元	122



第十七章	灭门之灾	140
第十八章	鲁莽坏事	148
第十九章	李代桃僵	159
第二十章	忠勇小黑	165
第二十一章	三叔遗愿	174
第二十二章	夜袭龙潭	181
第二十三章	引蛇出洞	190
第二十四章	狙击对决	205
第二十五章	不死诡敌	214
第二十六章	连夜锄奸	222
第二十七章	磨礲淬砺	235
第二十八章	疯狂的冒险	247
第二十九章	彭明杰的辉煌	260
第三十章	猎人的愤怒	284
第三十一章	最后的复仇	295

第一章 复仇的开端

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一日傍晚。

湖南省江阴县三桥镇东面镇口石板桥。

七八个小鬼子心满意足地从镇子里出来，又唱又跳地向石板桥走去。他们脚步虚浮，手上拿着用刺刀“付账”的鸡腿和美酒。

此时此刻，在河水上游离石板桥不到十五米远的河边水草中，一颗脑袋轻而缓慢地露了出来。借着水草的掩护，张斌冷冷地盯着桥上相互搀扶着晃悠而过的小鬼子，就像一头狮子捕猎时选择攻击目标一样冷酷无情。

突然，领头的那个小鬼子叽里哇啦地大叫着解开裤子，对着下游撒起尿来。然后，所有的鬼子在哈哈大笑中做出了同样的动作。他们以胜利者的姿态在这片如世外桃源般安宁的土地上肆意横行，但今天，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死神离他们是如此的近，近得几乎触手可及。

夏日临近，可这由林泉溪水形成的小河却依旧冰凉刺骨，谁又能想到死神会潜伏在那儿呢？这种本事与毅力不是谁都有，但张斌有，只因他是猎人，一个强壮而又经验丰富的猎人，一个一心躲避战火的老实人，一个满腔复仇之火的中国人。

时机已到，张斌从水中慢慢拿出一根两厘米大小，一米二左右的竹竿。他手上的东西叫吹杆，内有一寸左右长的毒针，全靠一口气来吹出毒针，是猎人用来对付小猎物的武器。此刻，他却用它来对付人。

吹杆的长短、大小因人的肺活量而定：一般两端都是圆口，吹口大，出口与竹节内的孔一样大小，少数超长的吹杆，出口圆，吹口扁；竹节内，有一个几毫米的孔，便于稳定毒针穿过时的方向。针的长度一般在一寸左右，全靠一口气吹出，射程约十二到十五米，一般用于对付中、小型猎物。

选定目标，他左手抬着吹杆，右手的大拇指紧紧地抵着吹杆的一头，使水灌不进竹竿里，另一头稍稍仰起，右手大拇指移开，嘴唇抵着竹口，轻轻地吹了一下。确定没有进水后，他深深地吸了口气，嘴唇抵在竹口，竹竿瞄向领头的日本兵，陡然吹出。

毒针拖着三根羽毛一闪而出，犹如流星破空，旋转着闪电似射向目标，针头上涂抹的是他所能知道的世界上最毒的毒液：五步蛇的毒液加老蜈蚣的毒液——见血封喉！

对于自己的吹杆技术，张斌有百分之百的信心，但他没有离开，露出半个脑袋静静地看着桥上鬼子的反应。他必须看着，他觉得妻子的灵魂正通过自己的眼睛看着这一切。

毒针果然没让他失望，准确无误地射入目标的后脑勺，虽然因距离过远而只刺进去了一点儿，但足够了。

领头的日本兵正大笑地提起裤子，猛地感觉到后脑勺上像是被牛蚊子叮咬了一下，微微有点疼。他本能地向后脑勺摸去，触及毒针，鬼子神色大变，飞速拔出毒针随手扔在地上，他想呼叫同伴，却发现自己只能挣扎着发出如鲛在喉的呕呕声，随即失去知觉。

在同伴惊诧的神情中，领头的日本兵软倒在地，紧接着开始口吐白沫，四肢抽筋，不到一分钟，就命丧异国他乡。多次从战争中活下来的他，至死都不知道那个要了他小命的毒针到底出自何处，是何人所发。

小鬼子毕竟是训练有素的军人，一发现不对，飞快地做出反应。几个人背靠背端起枪四处扫瞄，找不到目标的小鬼子对着上游胡乱扫射，但结果显然是徒劳的。另外几个人，则大呼小叫地围着那个已死的同伴。

张斌心满意足地含起一根早已准备好的茅草秆，缓缓地潜入身边水下的洞子里，等待着。水面连一点儿涟漪都没出现，无声无息毫无痕迹可寻。

鬼子胡乱放了一阵枪，垂头丧气地带着同伴的尸体以及那根毒针走了。张斌依旧在水里潜伏，他以猎人特有的思维解释着自己的行为：耐心是成为一个好猎手的前提。

.....

月上枝头，轻雾漂移，树影微晃，仿如鬼魅。

石板桥下的那条小河依旧静静地流淌着，在那片水草茂盛的地方，突然有一根半米长的茅草秆从水面冒起，在一圈圈微微荡开的涟漪中，水草轻轻动一下，再向上动了动，最终，一个脑袋露出水面，大口大口地喘气。

张斌很疲惫，在水下潜伏了三个多小时，水把他的皮肤浸泡得有些苍白，但他的那双大眼睛却闪烁着极度兴奋的光。

张斌警惕地四下望了望，又听得没有什么异常动静，接着静气凝神地去感觉，去判定周围是否有危险。这是他在危机四伏的森林里能活到现在的法宝——有些时候，眼睛并不比感觉好使。

确定周围安全，张斌长长地松了口气，拿着吹杆，光着身子摸上岸，如同野猫一样的小心谨慎。他从一棵大树下的树洞里拿出衣物，穿戴完毕后，他像个没事人一样来到桥上，蹲在那一摊淤血处看了看。他用手指蘸了点血放到鼻尖下闻了闻，闻到异常腥臭的血腥味，张斌终于笑了。

以打猎为生的张斌没有普通人杀人见血后的狂吐或各种不良反应，因为所有的反应都在妻子被炸死的那个下午上演完了，当一颗炸弹从天而降，让原本温馨的家瞬间化为乌有，当刨出妻子那被大火烧得严重变形而蜷缩在一起的焦糊的残躯时，他吐完了，哭完了，吼完了……这一刻，他心里只有麻木，准确地说，是在麻木中带着些许复仇的畅快。

为了今天这场“狩猎”，张斌足足准备了三天。从安葬完妻子后的第二天算起，他每天晚上都会带着小锄头到这冰凉入骨的河水里挖洞，以猎人特有的准则行事：想要猎杀大型动物，首先必须确保自己的安全与隐蔽。凭借着惊人的毅力与对敌人的刻骨仇恨，张斌一连挖了三天，然后，他每天傍晚都潜入水下等待，今天终于成事了。

张斌虽然是个经验老到的猎手，但他终究只是个安守本分的猎手，至少他的外表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忠厚。要不是鬼子逼得他杀人，打死他都不会相信自己有一天会把毒针吹向同类。张斌相信神灵的存在，更相信妻子的灵魂在看着自己，他强烈渴望把自己今天的复仇之事在第一时间里告诉妻子，不仅是细节，还包括想法与感受，不然，他就觉得对不起死去的妻子小惠。

张斌一身畅快地站起来，对着远处鬼子的军营，像狼一样露齿冷笑，这也是张斌有生以来第一次对别人露出了这种血腥味十足的残酷笑容。他突然觉得，原来鬼子并非像自己想象的那样不可战胜，最少，自己只要经过周密安排与仔细部署，同样可以在杀了鬼子之后轻易全身而退，鬼子甚至连对手在哪儿都不知道。对此，张斌内心生出一种骄傲。

张斌拿着弓箭与吹杆，大步向森林里跑去，很快就消失在茫茫大山里。

……

森林是黑的，坟墓是黑的，炸弹过后又被大火吞噬了的木屋也是黑的，仿佛世界上一切的一切都变黑了，虽然月牙儿依旧努力把冰冷的月辉洒向苍茫大地，施舍着点点银灰散落在这孤零零的坟头上，但在张斌眼中，如同无物，他只觉得，这里的一切都是黑色的，就连记忆也是黑色。当然，直到那天下午，他在离家不到百米的地方，亲眼目睹一个黑糊糊的东西呼啸着从一

个大铁鸟的肚皮下落下，准确无误地落入家中，伴随着妻子的一声惊叫，轰的一声，一团火云从家中腾空而起……温馨的家园就这样莫名其妙的没了！

看着妻子孤零零地躺在这儿，躺在这个冰冷的土堆之下，张斌痛心疾首，以自己忠厚的思维行事：身为她的男人，就理所当然的要为她出头，他决定下山去杀光小鬼子，然后回来陪伴九泉之下的妻子小惠。

“小惠！我回来了。今天我杀人了……你知道吗，在吹出毒针的那一瞬间，我看见你了……”张斌孤零零地站在妻子孤独的坟前，一边用杀猪刀在妻子的石碑上使劲刻画着，一边说，“你先休息，别累着了，不用担心我。我知道的，我会好好保重身体的，等下我就去休息……我知道你在下面很冷，很孤单，你放心，等我杀完了镇边上那个营地里的鬼子，给你报完仇，我就下来陪你，决不叫你孤单害怕，再也不会让人欺负你。”

仿佛爱妻小惠还活着一样，张斌忘情地边说边笑边哭。在惨淡的笑容中，在凄凉的喃喃自语中，张斌泪如雨下，刀尖锥心。

越刻画越心痛，越心痛刻画越深。

家被毁了，张斌对于自己睡在哪儿并不在意，就好像现在这样，睡在自家的地窖中，准确地说是屋后那座小山坡下一个十分隐蔽的地洞里面。那是张斌的父亲为了防土匪和老蒋的税匪而安排的一个藏身之所。洞口被齐腰高的野草覆盖，洞口只有半米高，需要爬着才能进去，而里面却十分宽敞，纵深约二十米，高约两米，洞口还有一个与洞口同样大小的盖子，盖子上有一层厚厚的泥土和野草，这样一来，当人从里面把盖子盖住洞口后，基本上就没人能发现这个小洞。

张斌点燃煤油灯，向洞内走去。如豆般的火苗“噗嗤噗嗤”地跳动。在它微弱的光线下，洞内摆设隐约可见：离洞口不到五米的地方是一个大水缸，水缸边有三个小木墩，张斌家里穷，只能用这个当椅子，往里一点就是一个由稻草铺成的狗窝，不远的地方摆放着两个柜子，柜子边的土壁上挖出一排凹槽，上面放着些破旧的陶罐，里面装着一些生活用品；再往里是一些弓箭刀具，旁边张床上铺着稻草，上面有两张虎皮，是用来当被子的，只是年代有些久远，虎皮上有很多地方都没了棕毛；再深入洞内，墙上挂着两块腊肉，下面有一个大米缸，当然，米缸里不可能有很多米，但米缸旁边也就是地窖最尽头堆满了红薯。

张斌吹灭煤油灯，躺在床上，双手垫在头下，睁大眼睛望着漆黑的虚无，脑子里想了很多很多。

终于为妻子报仇了，虽然只是一点点，但张斌的心里却很欣慰。鬼子也是两个肩膀扛着一个脑袋的人，是人就会死，自己有能力为妻子出头去杀死

这些狗日的强盗，今夜是张斌自妻子去世以来睡得最踏实的一晚。直到感觉有个湿润的东西不停地舔着自己脸，他才乍然惊醒，一看，原来是小黑。

小黑是条大公狗，浑身上下黑不溜秋的，异常高大。也许猎人家的猎狗都被训练得十分机敏吧，张斌一个小小的示意，它都能准确无误地做出反应。自从妻子离开后，张斌就没心思管它，一切都由它去，说得难听点，张斌现在要是不想天天啃地洞里的红薯，还得靠它来改善生活。对于吃，张斌向来就不怎么在意，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杀鬼子上。

一见张斌睁开眼睛，小黑立即欢快地用它的头蹭张斌。

面对着小黑的撒娇，张斌十分欣慰，至少妻子离开后，还有个伙伴十分忠诚地陪伴着自己，不离不弃。

用储存在洞里的水洗漱，他洗得很认真很仔细，甚至还用手帕给小黑擦了一把脸。妻子以前就是这样对自己的，用妻子的话说，“咱们不能因为穷就邋遢”，现在小惠不在了，但她一定希望自己的男人穿戴整洁地去见人。虽然看不见妻子，但，张斌能感觉到她时时刻刻都守护在自己身边。

爬出洞口，张斌首先走向十几米外妻子的坟墓，清理一下坟墓周围的枯枝落叶。小黑一直跟着、看着，尾巴摇得格外勤快。小黑嘴里衔着一只野兔，静静地等着。直到张斌坐下后，它才兴奋地把野兔放在张斌身前，然后就围着张斌打转，用脑袋轻轻地磨蹭着张斌的左腿，嘴里不时发出欢快的呜呜声。

“饿了？好吧，我去烤。”

剥皮有很多种方法，有的先从脚下手，有的先吹涨动物，而张斌选择的是从兔子嘴开始。先用杀猪刀把兔嘴割开，然后夹住兔身，先轻轻地剥下一点皮，再用力往下扒……不到五分钟，张斌就把一张兔皮完整地剥了下来，他把内脏扔给小黑，没有用水洗过的兔肉居然没沾到一丝血液，对于自己的这门手艺，现在的张斌没有了任何得意的念头。想当初，妻子活着的时候，他常常这么做，看得妻子是不忍心之余又十分钦佩。张斌觉得自己虽然没妻子有文化，但在这方面却比妻子强。当然，两人因为杀生与猎物之间的区别，也没少斗嘴。

“去把盐巴和装水的竹筒拿来。”张斌看了妻子的坟墓一眼，吩咐道。话音刚落，小黑已经钻进洞里，很熟练地衔着两个竹筒摇着尾巴跑过来。

他开始在不远处生火烤起兔肉。

兔肉烤熟后，张斌撕下一条兔腿放在妻子的石碑前，然后分一条给小黑，剩下的就是自己的了。每次吃完后，他总会把放在妻子石碑前的兔腿扔给小黑。妻子在的时候，他也常把好东西悄悄扔给小黑，妻子总会撒娇似的责备张斌浪费，张斌却乐此不疲，看着妻子那撒娇的样子，他觉得幸福。

然而，张斌仅仅是瞥了一眼妻子的墓碑，心里就一阵阵发酸：妻子在的时候，经常说等有了孩子，她要教孩子读书识字，决不像他爹似的再当个大老粗，写个信也得花钱请人代写。张斌也常常得意于自己娶了个能识文断字的娇妻。

三桥镇是繁华的商贸之地，收税的重点是商家，就算如此，就算张斌是当地数一数二的猎手，在这多如牛毛的各种税务压力下，他也只能勉强维持温饱。要想发财，就算太阳打南边升起，也轮不到他这样的平头百姓，就更别说那些普通百姓了，一年四季累得要死也只能吃糠喝稀。而张斌也不愿意与那些吃人不吐骨头的家伙同流合污去欺压百姓，他不想有人在背后骂他祖宗，要不然以他打猎的手艺与枪法，也不至于非要到深山老林里去安身立命。

张斌请不起石匠，因为这还要缴“风水税”“请人税”“坟头税”等等，张斌只能自己动手雕刻妻子的墓碑。小惠在世的时候教他识了一些字，他勉强能认识百来个，所以石碑上的字“妻小惠之墓 夫张斌”，都是张斌自己刻上去的。

张斌心里长长地叹了口气，也许是把所有的怨恨都花在了食物上，他几口就把手上的兔子肉啃干净，然后像发泄似的，把骨头扔得老远，心里恨毒了鬼子。现在的他，就想着如何找鬼子发泄自己心中的悲愤，“小黑，跟我到镇上去！”

张斌腰带上挂着把柴刀，左腹藏着把杀猪刀，背着弓箭，扛着十来张皮货，提着几斤腊肉，向三桥镇方向大步而去。说来也有趣，按说，一个猎人打猎时要么用砍刀，要么用猎刀，可张斌却用杀猪刀。张斌五岁那年，看到镇上的屠夫用杀猪刀杀猪时的场面，甚是震惊，觉得杀猪刀比砍刀之类的都要强千倍万倍，他就喜欢上了杀猪刀。他爹觉得这跟猎人的规矩不合，便打骂他，却把他的牛脾气打上来了，死不悔改，后来他爹也只能听之任之。

第二章 初探狼窝

张斌的家在三桥镇北面稍稍偏东，三桥镇离张斌所住的地方直线距离有十五里地，林中有句老话：看见山，跑死马。两地中间还要翻越两座比较大的山，所以，张斌一直快步走了近两个小时，才见到三桥镇。

三桥镇背靠蟠龙山，面对悠蓝见底的清凉河，四周都是大山，一条公路从镇中心穿过，而鬼子的军营就在镇东边一里外的那片绿草地上，两者相隔一条小河，就是张斌先前杀鬼子所潜的那条小河。

张斌坐在蟠龙山的半山腰上，注视着眼前的一切，特别是鬼子军营的情况。小黑很懂事地卧在旁边，张斌一边摸着小黑的脑袋，一边思索着。

观察了很久后，看看头顶的太阳，已是中午，张斌叹了口气，强打起精神向山下走去。

走入街道，街上明显冷清，冷清得张斌心头有些发毛：今天是各村各寨来镇里赶集的日子。以前这里用人山人海、车水马龙来形容都不为过，那时卖什么的都有：拨浪鼓、打白糖、盐巴、铁器、各种剪纸等等，花鼓戏、玩杂耍、说书、摆棋局的也都能见到。甚至还有一个笑话：说有个家伙在赌馆里输红了眼，就把随身的两把盒子炮当街叫卖，被当兵的发现，他也不急，对方离他不到五米时他一溜烟的钻进人群，当兵的就只能望着人海兴叹，连追的意思都没有。可如今同样的日子，街面上偶尔有几个小孩在街边玩耍，原本天真的笑容此时也显得几分拘谨，看得张斌心里直叹气：三桥镇是水、路两运的集散地，是个大镇，离北面的省府长沙市约一百二十公里，离东北面的县城才不过二十公里，自古就是繁华之地。可以说，三桥镇是进攻长沙城的桥头堡，无论是物资的转运还是地理位置，都比江阴县城重要得多。想想八个月前，这儿还是人潮涌动热闹非凡，如今却变得这样的冷清。看着街

道边用石灰刷写的“大东亚共荣”等标语，张斌的心一阵阵发紧。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的三桥镇，如今却成了鬼子的中转站，还特意安排了一个中队。

“咚！咚！咚！”镇西边是贫民区，相对于南面那依旧热闹繁华的龙潭码头，西面显得更加落魄冷清。张斌敲着一处瓦房子大门，那是他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张大虎和张二虎家。

“谁啊？”

“大婶，是我，阿斌！”

“阿斌啊！快进来，快进来！”大门一开，一个四十五岁左右的妇人笑容满面地把张斌拉进屋，然后还悄悄向左右瞥了几眼，确定没有生人后急忙关门。

大婶的举动让张斌觉得好笑，“大婶，怎么办呢？就你一个人在家吗？大虎和二虎了？”

“嘘！进去再说。”

来到客厅，大婶从内房拿出几个橘子给张斌。张斌把手里的肉递给大婶，然后毫不客气地吃了起来。张斌十岁时，母亲就病逝了，十七岁时父亲也去了，张斌心里早已把这个从小就格外心疼自己的大婶当成了亲娘，所以每次下山，他都会给大婶带几斤野味。而大婶是这十里八乡有名的媒婆，平时得到什么好吃的东西，也给张斌留一份。

“大虎和二虎呢？”

“前阵子被鬼子抓去修碉楼，回来以后就出去了。”

“他们就没回来过？”张斌心里一紧，急忙问。

“这三个多月来倒是回来过两趟，可每趟都是半夜悄悄回来，天没亮就走了，偷偷摸摸的，害得我一个老太婆一天到晚也跟着提心吊胆。”大婶找出一块骨头丢给小黑。看着小黑欢快地摇尾啃着，她才转头对阿斌说：“我说阿斌啊，我一个老太婆是管不了他们俩了，可你是他们的兄长，碰见他们啊，一定要他们快回来，不要在外面胡乱瞎搞的，如今这世道乱得很。”

“嗯！大婶，碰见了我一定要他们回来。”张斌顺口回答，他其实知道那两位兄弟去干什么的，他们去打鬼子了。两个月前，他们也邀自己同去，可看着坐在门口纳鞋底子的小惠那一脸幸福样，张斌默然摇头。其实，不论是国民党方面还是当地势力，都曾经力邀他加入，张斌都明确地拒绝了，张斌不想为自己增添任何麻烦。甚至就连鬼子来了后，别人请他入伙打日本鬼子，他也说：“关我屁事，又没惹我，我干吗没事找事去惹他们。再说了，我干吗要为那个税匪大王卖命？他抽税抽得少吗？咱们给他交税，他凭什么不保护我们？这个时候他又在干什么啊？”其实，这都是几千年来封建思想教育下的

好思想：所谓的民心，就是指肚皮，老百姓才不管你城头变化大王旗，他们只知道一点，谁让自己吃饱了，自己就拥护谁。但这毕竟是指自己人，对于日本鬼子，大家虽然痛恨，可还是有很多人安当顺民，不肯反抗，张斌就是如此，他不想自己宁静而幸福的生活再起波澜，所以，他一直沉默。直到鬼子飞机炸死了自己的妻子，张斌才豁然醒悟“国家”二字的重要性，才知道没有国家的稳定，就没有家庭安宁；才知道一味的妥协并不能换来别人的怜悯，相反，只有反抗才能赢得尊重与安宁。就好像野猪拱地一样，今天拱了一半，你要是不管不顾没给它点厉害尝尝，它下次铁定还来，反之，它绝对不敢再侵犯你的庄稼地。

可是，这些话张斌不能对大婶说，因此，屋里显得有些沉闷。

“对了，你媳妇在家还好吧？怀上了吗？”

“哦……嗯……还……”

大婶一见张斌遮遮掩掩的吐词不清，忙问：“是不是你又惹她生气了？还是你不听她的话，不愿意学字？我可告诉你，你一个大老粗能娶上这么一个水灵又有文化的女人，是你八辈子修来的福气，别不知好歹的对不起人家……”

“不是！”

“那是怎么呢？我说阿斌啊，在大婶面前你就别想蒙混过去。大婶从小看你长大，你身上少了根毛大婶也知道，快说，到底怎么了？”

“没事，大婶，真的，她在家忙着了。”

“真的没事？”

“没事！”

“那就好，那就好。如今这小鬼子虽然不像刚来时那么凶了，可他们还是坏得厉害，见不得东西，一见到东西，不管是什么，他们都抢。现在街面上的人能跑的都跑了，我是跑不动了，老了老了也舍不得离开这儿，不然，我早就跑了。你媳妇不来也好，那么水灵，要是让鬼子见到，那可——吓！吓！吓！看我，又乱说了，菩萨别听啊。”

“大婶，没事那我走了，我还要去换些盐巴，下次再来看你……我把小黑留在你这儿，等下再来领它，可以不？”

“有什么不可以的，和大婶还这么客气就是讨打了。还有啊，你没事可要多来看看大婶，别一两个月才下山一次，要常来陪陪大婶，不要让大婶担心，知道不？”

出门时，大婶还不忘说了句：“阿斌啊，要是小惠怀上了，可一定要先告诉大婶，大婶虽然年纪大了，但到底是过来人，知道怎么去伺候月子。放心，

大婶这把老骨头还活动得开。”

正要离开的张斌猛地听到这么一句，心里跟打翻了五味瓶似的，酸溜溜的直想大哭一场，但他知道大婶身体不好，所以他紧低着头，转身疾步离开。

快步走过转角处，张斌一屁股坐在地上，从胸口掏出一把长命锁，死死地捏着。那是他在小惠出事那天买的，因为小惠一直嚷嚷着要这个东西，说将来能保佑孩子。因为穷，他一直买不起，那天刚好打到一头百来斤的野猪，卖了后路过银匠铺，狠狠心就买了一个。而如今，他就是想送也送不了了，只能是一种对小惠悲痛的思念，他只能一个人默默地流着伤心的泪。

“哟！大白天的，一个大老爷们居然在大街上掉眼泪珠子，你他娘的真不知道害……”

一群狗腿子簇拥着一个少爷模样的人围到张斌身边，其中的一个狗腿子话还没说完，那个少爷一见是张斌，脸色陡然一变。

“啪！”

少爷抬手对那狗腿子就是一个响亮的耳光，“少他娘的用你那双狗眼看人，都他娘的给老子记住了，这是老子的兄弟，要是谁敢乱说我兄弟一个字，老子活埋了他。”

“田少爷好！”张斌抹了把眼泪，急忙站起来向这个恶霸问好。

“打住！打住！我说兄弟，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他把那群狗腿子赶到一边，继续道，“咱俩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给你说过多少次了，叫我小蟒就成，干什么成天少爷长少爷短的，你是不是不拿我当兄弟看啊？”

自古道，民不与富斗，富不与官斗，张斌的性格本来就比较沉稳内向，只要不把他逼急了，他基本上都能忍受，更何况对方是有权有势的田家独苗。他爹田大榜是本地恶霸，大家都说他是条大蟒蛇，吃人不吐骨头，于是，在背地里都叫他田大蟒，叫眼前这个恶少为小蟒，他爹知道后也不生气，反而哈哈大笑地把名字改成了田大蟒。张斌不想惹麻烦，所以很少和他家打交道，基本上处于穷人对有钱人家的敬畏和猎人对恶人的警戒之中。

见张斌首次没反对“兄弟”这个称呼，而是微微点了一下头，小蟒十分开心拉起张斌就走，“兄弟，咱们都三四个月没见了，今儿好不容易碰上，怎么也得来个不醉不归。走！先到聚福德去喝两杯，然后兄弟带你去……”

“不了，不了，少——小蟒，我还有事，下次吧。”

看着张斌对身上的皮货指了一下，田小蟒一昂头，挥了一下手，对一个急忙跑过来的狗腿子凶狠地说：“把我兄弟身上的货卖到最近的柜上去，就说我说的，给最高的价格。谁要敢不依，老子折了他大骨！”

“不了，小蟒，我还要给我媳妇抓点药，真的是有急事，咱们下次吧。”

几经推辞，见如此，小蟒不敢强留，只能十分遗憾地目送张斌离开。

“少爷，一个穷鬼，居然这么不上道，不知好歹，要不是您拦着，兄弟们早就上去把他给……”

“放你娘的瘟狗屁，就你们几个没用的东西还敢在人家面前称大。”田大少爷回头看了一眼越走越远的张斌，眼神复杂地叹了口气，道：“你们几个才来了几个月，不知道什么叫藏龙卧虎，不知道他的厉害，可老子知道。”

原来，田小蟒他爹一直想请张斌的爹来家里做镖头，可回回都吃闭门羹。在田小蟒九岁那年，张斌的母亲得了重病，急需一支百年人参做药引子，四处打探无果。田大蟒听说以后亲自送来两支，张斌他爹为了表示感谢，自然就打发张斌到他家去打一年的工。就在那年的冬天，鸽子山的土匪小白狼带人来抢田家。家大势大的田大蟒也硬气，居然放话，杀死一个土匪，赏十块大洋，杀死小白狼，赏大洋一千。而在田家大院里，张斌得到的任务就是抱着一把火枪去保护田小蟒，一直不想待在田家的张斌一想到可以拿大洋去抵那人参债就激动不已，悄悄地拉着小蟒到碉楼的转角处守着。这一仗双方都下了死力，死了好些人，可土匪人多，枪法好，眼见就要攻下田家大院了，小白狼便亲自带人冲锋，这就给了张斌一个露大脸的机会……就一枪，百米的距离，一枪就取了小白狼性命。既然结下了仇，那就干脆斩草除根，张斌他爹十分机智地先下手为强，带着周围的猎户，就十来个人，硬是把鸽子山上百十号土匪追进森林里给灭了，而田小蟒自小就受到他爹这种为世之道的教育：对于那些又穷又没本事的穷鬼，当然可以想怎么捏就怎么捏；可对于那些有本事的，无论贫贱，一定要放下身段好生结交。要知道，多条朋友多条路，平时多拉拉关系，关键时刻能起大作用。张斌的本事，田小蟒是亲眼见过的。

张斌直接来到石板桥上等着，既然小鬼子见不得东西，爱抢，他就故意背着皮货在这儿专等鬼子来抢。

果然如张斌所料，鬼子很快就来了。但让张斌没有想到的是，他们抢东西居然如此直接霸道，比土匪还不如。土匪抢个东西，还要先喊几声口号或者下个帖，不给后才来硬抢；而鬼子一见东西，二话不说，上来就先赏了张斌几个耳光，边打边大声用听不懂的话叽里咕噜地吼一通，还没等张斌回过神来，他身上的皮货已被鬼子七手八脚的给抢了过去。

张斌忍了，装出一副哭爹叫娘样要把东西夺回来。这样自然不会有好果子吃，鬼子一脚把他踢倒在地，几个鬼子上前就要揍张斌。哪想却被一个鬼

子给制止，大概觉得这是个乐子，那鬼子笑咪咪地对张斌叽里咕噜说了几句话，同时把东西伸向张斌。张斌伸手去抓，结果，东西又快速缩了回去，那个鬼子退了几步，又把东西伸向张斌，见张斌爬起来后过来抢，他又缩了回去，惹得旁边几个鬼子哈哈大笑，都有模有样地跟着学了起来。他们都把张斌当猴耍着，而张斌似乎手脚突然软弱无力起来，总是慢半拍，就算好不容易抓到了东西，也被他们给推开……就这样，张斌被鬼子边耍边跑给带向鬼子军营。

等到了鬼子军营，那几个鬼子大概觉得玩够了，索性把张斌暴揍了一顿，然后像赶苍蝇似的挥了挥手，叫张斌滚蛋。可张斌哪会如他们愿，当下就哭着要抢回皮货，却被门口那两个原本在看热闹的哨兵给拦住，一脚就把张斌踢翻在地。张斌哭喊着爬起来又要进去，两个鬼子哨兵立即用上了刺刀的三八大盖对准了他的脑袋，同时，他们的右手也拉了下枪栓，张斌这才不敢动。他虽然没怎么玩过步枪之类的东西，但他在田家大院里见过几次，知道枪的威力，所以，他只得乖乖地走到军营右边，一副等那几个鬼子出来好要回皮货的架势，结果，又被鬼子给吼了。

张斌装傻，趁对方一脚把自己踢倒在地的工夫，立即向军营左边爬去，结果，还没爬出三米，又被枪拦住了。很显然，那两个哨兵没耐心陪张斌玩，张斌的目的已经达到，便很识趣地一步三回头，颓丧地走了。

张斌这次来，就是想看看鬼子军营外有没有地雷，因为在鬼子刚来时，和国军还有当地的游击队打了几仗。那天，他带着小惠到镇上赶集，还没翻过蟠龙山就听见枪炮声，他俩立即趴在山上。其中，有几个场面使张斌终生难忘：第一个就是双方打得异常惨烈，山河变色，尸横遍野；第二个就是敌人的坦克，那时候张斌不知道坦克，只是见它铁甲钢冑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地，使抵抗军队伤亡惨重不得不撤退，而要想干掉它，以当时武器状况，只能用人命去填。张斌就亲眼见到一个游击队员抱着一捆手榴弹与那家伙同归于尽；第三个就是鬼子冲着冲着突然踩到地雷而被炸飞老大一片。张斌当时并不知道它们叫什么，后来才听人说的，但是对这些武器的威力，他印象极为深刻。这次到鬼子军营来，一是为了查探鬼子军营外是否埋有地雷，二是为了看看鬼子的换岗规律，要是能摸进去逛逛，那当然是求之不得了。

蹲在离鬼子五六十米远的大路边上，张斌思考着，鬼子军营门口右边没有地雷，左边有，那自己只能从右边摸过来。然后，他又按打猎时所养成的习惯，观察起右边的地形，寻找合适的下手路线。其实，鬼子根本就没想过会有人敢摸他们的军营，所以，门口的两边都没埋地雷，只在军营侧面埋了少许，但张斌听不懂他们的话，见他们制止自己向左边去，就认定左边肯定